

佳作



作品

閻王低頭

得獎者

佳樺

佳樺，本名林佳樺，一九七四年生，宜蘭人，師大國文所畢。北市萬芳高中老師。曾獲時報書簡組獎、教育部、吳濁流、蘭陽文學獎。一名時間空間被切割零碎的平凡中年婦女，藉由文字，尋找消逝的流金歲月，思索當下以為熟悉有時卻又陌生的自己。

得獎感言

謝謝生命中如貴人般的老師，在我今年身體不好，對所有信念動搖時，鼓勵我，寫就對了，堅持做對的事，就是對的。

謝謝外公外婆，即使事隔三十多年，想藉由藥粉祈求健康的平凡心願，始終未變。

謝謝我親愛的家人、朋友，你們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遇見與陪伴。

閻王低頭

「外婆，我胃痛。」

外婆打開透明玻璃罐，舀一小匙白粉入我口中，用掌心按壓我的上腹。那陣子嘴饞，零食全不忌口，胃常悶脹打嗝，湧逆酸水。這罐神粉是仙丹，沒多久，胃已不再翻攪。

「這是什麼粉啊？」

「吃就對了，有耳無嘴。」

外婆家的中藥舖位於僻靜的大洲村路上，四周環繞稻田，店舖前方有條蜿蜒小溪。連棟的矮房建築後邊是方形廣場，用來曬藥材及稻米；最左側是藥舖，中間是臥室，最右邊則是灶房。有時看診時間太久，外婆會示意我去灶房拿幾顆饅頭給病人充飢。每次進出藥舖，門口外婆飼養的黑八哥就會在籠裡撲啾拍打翅膀，大聲說著：「攔再來。」

外婆為保佑藥舖生意興隆，在曲尺形櫃台旁供奉祖先牌位，牌位前放置一座圓唇、圓弧鼓腹的小香爐，幾炷香長年插著，這罐仙丹就放在供桌上。即將上小學的我臆測，這瓶仙丹來源應是香灰，節儉的外婆每天祭拜時必捨不得丟棄，再添加祖傳祕方調成色白的仙丹。我常朝仙丹罐拱手膜拜，幻想

這藥罐是太上老君的煉丹爐，爐嘴裊裊升起幾縷白煙。

病患若因腹痛胃脹、腸胃潰瘍前來就診，外婆便取出一些仙丹。小時我體燥常流鼻血，外婆先痛罵我是否吃冰？接著大喊閉氣，火速拿棉棒沾一匙仙丹粉朝鼻孔吹氣。哈啾幾聲平躺休息，不一會兒，血就神奇地止住了。外婆說，仙丹粉是用一種骨磨製的。我若再追問是什麼骨，外婆就會斥責囉嗦。

有次附近柑仔店老闆的兒子耳朵出膿生瘡，吃遍中西藥仍未治癒，聽說藥舖裡有神效仙丹，前來急問。外婆先將粉擦抹在孩子的膿瘡處，叫對方按三餐內服，才兩週，傷口便結痂。事後老闆特地贈送一塊深淺間雜的紅花布當做謝禮。外婆咿呀咿呀踩著老舊裁縫車，縫製成睡覺被單，一展開，床鋪頓時像張花床。但外婆仍是長年穿著一襲過膝的藏青或灰黑布衫，下身配著深黑寬鬆棉褲，喀答喀答跟著木屐；曬藥材時，便把過長的前襟摺起，塞進褲頭，做著粗活。

客人前來領藥，我幫忙慎重地叮囑服藥方法，魔幻藥材的奇效：「這款仙丹叫『閻王低頭』，用十年一花、十年一果的奇異還生草藥提煉，保證藥到病除。不可多服，一日三匙為限。」舅公姨婆、鄰居們虔誠領藥，表妹在旁拉我衣袖：「你剛才的話，是史豔文爲了救藏鏡人，拜託冥醫的台詞。仙丹不就是香灰嗎？」我拿片山楂，塞住表妹快說出事實的嘴。

戲劇中的台詞，也適用現實生活。這藥粉對我及許多病患而言，是祈求閻王能低頭的願望。

仙丹神效在我的大嗓門下廣爲人知，外婆常氣我的誇言，訓斥做人要老實點。我聳肩吐舌，快速

跨入右側門檻，一溜煙跑進主臥房電視前蓆床而坐，看布袋戲、歌仔戲。黑白電視，增添生活幾許色彩。

有天晚上，藥舖打烊關好門窗，外婆和我悠閒地坐在臥房收看歌仔戲。當時楊麗花飾演的薛平貴迷倒一票婆婆媽媽們，每晚村子巷口靜悄悄的，大家坐在電視機前收看平貴寶釧分離，跟著劇中人掉淚。

「寶釧啊——光陰已過十八年，青春一去不復還。菱花鏡中照人面，模樣不似彩樓前……」寶釧尖細唱腔揚起，忽然「碰——碰！」門板響起撞擊聲，外婆趕緊開門，示意我把電視聲量轉小。正演到闊別十幾載的平貴蓄滿鬚鬚歸鄉，夫妻就要團圓了呢。

「按怎？」外婆叫了一聲，我好奇望外看，一位身著灰布長襖的老奶奶哭喊兒子被警察抓走，兒子身上有嚴重刀傷，血流不止，她得趕緊送藥到看守所。搖搖晃晃快暈倒的老奶奶緊抓外婆衣袖，急問有無止血藥方。外婆赤腳小碎步跑到左側藥舖，打開大燈，塞給老奶奶那罐仙丹：「沾點水敷在傷口上，不到半小時就會止血。」我原本懊惱戲劇中夫妻即將到來的重圓被打斷，此時驚嚇得噤聲。老奶奶走後，外婆連聲歎氣，說戲劇和人生，最苦的都是分離。

外婆對那晚的事始終緘默，我若好奇詢問，便惹來一頓訓叱。詭異的是，之後幾天，上門求診的病患無預警地增多，來問診，也來問那晚的事情。我在櫃台前幫忙包紮藥材，病人們交頭接耳，不時

問我那晚事發狀況。當時年幼，不了解他們口中的國民黨、黨外是指什麼，只能靠一些聽聞拼湊原貌。據說老奶奶的兒子認識美麗島事件核心人士林義雄，兩人同是三星鄉人；林義雄被捕後，警方又到大洲村捉拿名單上的叛亂罪嫌。

有位中年阿姨自稱和老奶奶熟識，她口沫橫飛地轉述老奶奶當晚遭遇，彷彿身歷其境。老奶奶家四周全是田埂，此時正值秋收，廚房大灶邊的角落堆滿柴枝稻稈，高與人齊。警察衝進老奶奶家搜人時，老奶奶顫抖哭喊，沒人啦，夭壽……警察拿著刀、棍這刺那揮，廚房瓶罐碗盤碎裂一地，狹仄空間充斥著尖叫哭泣與吆喝怒罵。一個警察拿著長刀刺入稻稈堆，老奶奶驚叫跪倒，長刀抽出時，刀鋒的紅染在地上，草堆漸漸被染色……

她尚未說完，外婆用力喊噓，沉著臉拜託大家噤聲。那陣子外婆嚴禁我出入藥舖，厲聲叮囑不可亂講話。我委屈掉淚，只不過轉述大人之言罷了。外婆凶煞的臉太可怕了，我只好用靜默，遮蔽那晚怵目的血紅。

上了小一，我回到鎮上。寒暑假回去看外婆時，村上西醫診所一家連著一家點亮招牌，嶄新廣告看版用新穎POP字體引人目光。外婆的中藥舖外，那木製匾額一天天老去，上面布滿灰塵斑駁，如同外婆漸漸蒼老的臉。上門求診的病患日益稀少，多是親戚老友前來串門子、話家常。

我安慰外婆，藥舖有鎮店仙丹「閻王低頭」，不怕顧客不上門。小時我為仙丹取這綽號，外婆會

瞪視，怒叱胡鬧，此時她只搖頭歎氣說，這孩子中了布袋戲毒，病得不輕。

後來外公年老病重，外婆每天忙著照顧他，無暇顧店。外婆笑容愈來愈少，我捧著仙丹罐跟外婆說，服了這帖藥，閻王也會低頭；她沉著臉接過藥罐說，現在任何藥方，只能祈求閻王借魂，多活一刻是一刻。

外公走了之後，外婆再也無心打理藥舖。每隔幾天，親友擔心外婆孤單，會常來店裡閒聊；反倒是我上了國中後，升學壓力大，愈來愈少回鄉下。

日子無聲地往前走，再回去探望外婆時，她和供桌上的仙丹藥罐一樣沉默嘴閉，同樣布滿更多的灰。櫃台後方兩排木製藥盒已經很久未被開啓，約略嗅聞到久放藥材的霉味。叔舅們曾提議將櫃盒清掃或拆除，外婆搖頭說，東西就按原來樣子放著吧，便陷入冥思。外公的走，關閉了店舖的熱鬧，也關閉了外婆的笑；只有當孫子們回去探望，她才會稍稍展顏。

姊姊常抱怨學業、社團兩頭忙，三餐不正常，胃常犯疼；我罹患隱性地中海型貧血，站久了容易暈眩。記得「閻王低頭」也能治貧血，但藥只剩下一點點。外婆叱責我們姊妹怎麼不愛惜身體？說等等小販會送墨賊仔骨來，她要現殺磨製。

現殺？什麼骨？我和姊姊沒聽懂，彼此互望——仙丹來源是動物？

不久，小販開著貨車前來，外婆拄著柺杖緩緩踱到車前，挑了兩隻烏賊，再步行到灶房。她把過長棉衫塞進褲頭，捲起褲管衣袖，拿著木砧板墊在流理台上，用刀切開烏賊肚子清洗，取出腹肚中間



一只橢圓形乳白色薄硬骨頭，彎腰費力用鋼刷梳洗骨上的髒墨。兩只薄骨碰撞，咚咚咚響著，真難想像烏賊肚裡發出的聲音如風鈴般輕脆。原來，喚了十幾年閩王會低頭的仙丹，是用烏賊骨頭磨製的。外婆解釋這是「墨賊仔骨」，可治胃病、貧血、膿瘡與止血，正式的中藥處方箋名叫「海螵蛸」。

嚴重駝背的外婆因腰痠喚人幫忙，我嫌味道腥臭，且飄散鹹澀海水味，躲得老遠。她歎口氣，提起以前外公都會主動提水、幫忙晾曬。外婆休息一會兒，又起身刷洗骨頭、浸泡再換水。她提到外公時，頓了好幾秒，靜靜看著水盆，我不禁臆測，她是否泡在過去的回憶中？

整個下午，外婆不斷重複將薄骨浸泡、換水、再洗淨。原本泡水三天以上才能去除鹹腥，因我們要回鎮上念書，她只好先行汆燙，一邊低念著，這次磨製過程得加點甘草粉，才聞不出腥味。我掩鼻蹲在灶口幫忙丟柴枝、燒沸水，再和外婆一起擦拭燙過的骨頭，夾在衣架上曝曬。外婆威脅，再胡亂飲食，就不再做這帖費工的藥了。她轉開電視收看氣象，連說好好，日頭炎炎，適合曬骨頭。那晚我從大洲回到小鎮，沿途飄著海水的味道，手上濃鹹的腥澀彷彿悄悄滲入家中。

外婆病重時，我已經大學畢業，不再無知地要她服用仙丹。閩王怎麼可能低頭？倒是仙丹後方的供桌，經常插滿家人祈求外婆趕快康復的香柱。外婆不喜歡西藥，病重時常叮嚀母親、阿姨熬煮湯藥，藥壺底層常被爐火熏黑。外婆教我拿墨賊仔骨刷洗壺底，鍋具神奇地光潔如新。薄骨拿在手上，

海的味道已散，丹藥的仙氣也褪了幾分。

外婆過世後，我們回大洲整理遺物。外婆生前飼養在門口會說「攔再來」的黑八哥，因那陣子我們長時間待在醫院，牠正值換毛期，乏人照顧，感染寄生蟲，毛髮幾乎全禿，只好送人飼養。清洗鳥籠時，柵欄上方用鐵絲掛兩只墨賊仔骨。外婆曾說，那是給黑八哥磨牙用的。我取下來刷洗，喀咚喀咚，就像外婆那天彎腰刷洗墨賊仔骨時響起的聲音。

評審意見

歲月的餘韻

◎鍾怡雯

題目好，很有想像的空間。以對話開始，亦是一奇。閻王低頭其實是一味中藥海螵蛸，即墨魚骨。墨魚骨除了做藥，還可當清潔用品、給八哥磨牙，寫來既有生活感，也有來自庶民生活的智慧。敘述者的外婆開中藥舖，閻王低頭是敘述者的俏皮命名。外婆以這款藥治作者的胃病，兼治病人的刀傷。海螵蛸和外婆是這篇散文的兩個主線，側記了敘述者的童年，以及外婆的中藥舖。憶舊加親情是個既傳統又普遍的題材，卻因為作者的巧思而有新意。當然，不論什麼藥，都不可能讓閻王低頭。最後外婆終究難敵病魔，因此有「閻王怎麼可能低頭」的感歎。散文的結尾很有歲月悠長的餘韻。